



《飞·魔幻》首个白金级
VIP重点项目!

独家曝光Vivibear出道5年
最无可比拟“剧毒”之作!

楼兰 绘梦

Vivibear 著

继《兰陵缭乱》《花神》
《101次逃婚》后
再度前往三千年以前
寻找前世之旅

她出身卓戾，却偏偏招惹了五个掌控着楼兰命脉的男人
他们或冠绝古今，或倾颓绝色，却偏恋上魔咒般的她

五段情丝喂一株情蛊，
一株情蛊养三千情毒——
眷恋是毒，柔情是毒，愤怒是毒，
悲伤是毒，思念亦是毒

楼兰梦^上

Vivibear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楼兰绘梦. 上 / Vivibear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391-7014-5

I. ①楼… II. ①V…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8267号

楼兰绘梦·上 / Vivibear 著

出版人 张秋林

责任编辑 王 岚

特约编辑 孙 逊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刘 艳

封面绘图 笑 猪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0 册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印 张 9

书 号 ISBN 978-7-5391-7014-5

定 价 25.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6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楔子

蛊术

• 001

夜空里的繁星恍若化做了一道明亮的光流，像流星般迅速地从身边掠过，仿佛正在穿过遥远的时空，历史的长河，将漫长的岁月都无情地抛在身后……
谜一样的文字，静静地将他带入了两千年前的那个世界……

I

行刑

• 007

从帘子下露出的这张绝色的面容，就像是月光下飞舞的花魂，透着一种妩媚，凝着一股魅惑，犹如天界中的摩柯曼殊悄然绽放，又似佛祖前的优昙婆罗千年一现，迷人眼目又妖娆极致到致命，那种脱俗的美几乎令尘世间的凡人迷醉其中不知醒。

II

逃亡

• 025

流光……

那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美好的名字，美好的声音，或许，还有美好的容貌。
——却拥有一颗那么冷酷的心。

III

光明

• 041

他那浅茶色的眸子里敛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就像是清澈的泉水，从他的眼底深处柔和地、缓慢地溢了出来，远远望去，少年就像是一朵沾了晨露的青莲，含纳着皎月般的清辉，浅浅淡淡地折转着光华。

目录

IV 皇宫 · 057

月色斜斜地射过来，覆在了前方那个倚树而卧的少年身上。奇妙的明暗阴影，更衬出了他的飘逸灵动。他半合着眼睛，修长优雅的手指轻按在乐器的音孔上，倒像是带着某种佛祖拈花般的禅思妙韵。冰雪般透明白净的皮肤与皎洁的月光相融，映出了浅浅的光晕。

V 安归 · 073

他的眼眸是颇为罕见的冰绿色，犹如早春破冰而出的溪流所流淌的浅浅绿意。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瞳孔深处的那抹绿色仿佛是无尽黑暗中的幽长秘道，充满了不可预知的神秘和诱惑，永远也望不到底。明艳华美与阴暗邪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毫不突兀地融合在他的身上，就像是世间万彩之源最华丽的化身。

VI 王妃 · 089

一头蓬松微卷的长发柔柔地垂落在腰间。那发色甚是罕见，在如水的月光映照下竟隐隐浮动着一层暗蓝色光泽，透出了孔雀羽翎般神秘而幽暗的美丽。那罗看不到那女子的容貌，但直觉告诉她这必定是个绝色美人。

VII 受罚 · 107

一个姿容绝丽的年轻女子正斜倚在卧榻上休憩，她眉目如画，一双眸子宛如阳光照射下清澈见底的孔雀河水。淡紫色的丝绦上衣包裹着她玲珑有致的身躯，从长裙下露出的金丝绣花鞋显然是来自汉地的不菲之物，一对赤金耳铛在她的耳边轻轻摇晃，散发着蛊惑人心的别样风情。

目录

VIII

易主

125

那罗慌忙地用袖子擦拭鼻血，就在她觉得难堪至极的时候，一只略带凉意的手忽然托起了她的脸。她在受惊之下抬眼看去，映入眼帘的却是那双宛如冷玉般冰绿色的眼眸，在阳光的映照下，那头暗金色的头发几乎就要幻化成一道炫目的金色光芒。

IX

嫉恨

143

重新踏进那个熟悉的地方，她的心情就如扑腾的鸟儿般雀跃，她轻车熟路地走向了后庭，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仁立在核桃树下的白色身影，犹如一枝浸润在月色下的青莲，带着白云出尘般的清雅俊逸。那人似是察觉到身后有动静，回首望来，眼中的清冷渐渐隐去，盈满了似水的温柔，亦隐藏了遮也遮不住的担忧和关心。

X

真相

159

因为用力过度而散落下来的浅茶色头发衬得她的脸庞更加俏丽，琉璃色的眼珠在阳光下闪着浅浅的金色光芒。而那抹笑容就像是春天里新叶萌芽般，充满了女孩子家少见的勃勃英气，一瞬间令世上明霾消失无踪，天地之间豁然开朗。

原来在不知不觉，她已经悄然成长……

XI

反击

177

她平时灵活的思维像是在瞬间停滯了，脑袋里像塞了一团乱麻似的纠缠不清，全身上下都被一种名为恐惧的东西所笼罩着，那种恐惧她很以前曾经体会过……当她失去父母的时候……那是一种害怕失去心中重要之人的恐惧。

目录

XII

出宫

• 199

“他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细长冷峻的灰蓝色眼睛，那种蓝就像来自雪山最深处的冰缝，冷澈且不染尘埃。眼角往上微挑时，散发出一阵令人心惊胆战的威仪，线条优美的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带着残酷冷血的气息。当她抬头仰望他时，某种强硬的压迫感就从头顶直压了过来。”

XIII

寿宴

• 217

“有几个眼尖的使者也忍不住惊呼起来：『这匹马的右眼睛瞎了！天哪！这居然是一匹瞎马！』”

“安归犹如石雕像般站立在原地，脸色变得异常苍白，眼底有震惊有难以置信，也有不解和疑惑。刚刚还意气风发白尽上凤的「王子殿下转眼之间就被无情地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XIV

表白

• 237

“如果不是这次传昭的出现，他或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明白自己真正的心思。原来，一旦那个叫做那罗的空气消失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他的习惯，甚至他的人生——都会崩溃。所以，他想要紧紧抓住这属于自己的空气。”

XV

阴谋

• 255

“他那时常带着笑意的优雅面容仿佛裂成了碎片，每个碎片都带着狂风巨浪般的怒意和难以抑制的心痛。尤其当他的目光落在了那罗血肉模糊的双手上的那一瞬间，他的瞳人明显紧缩了一下，眼眸里泛起了如鲜血般的光泽。”



楔

子



盡

木

夜空里的繁星恍若化作了一一道道明亮的流光，
像流星般迅速地从身边掠过，仿佛正在穿过遙
远的时空，历史的长河，将漫长的岁月都无情
地抛弃在身后……

谜一样的文字，静静将他带入了两千年的那
个世界……

公元201×年。

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罗布泊地区，犹如一位长年蒙着神秘面纱的西域美人，悠悠千载年来无人得以窥探她的真容。尽管这里地势险恶，终日风沙烈日相伴，不知无情地吞噬了多少鲜活的生命，却还是无法阻挡那些探险者的脚步。

此时恰逢七月酷暑，毒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枯萎的怪柳，蒸腾的热浪几乎将这里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烤炉。寻常人在这里多待几分钟恐怕连五脏六腑都要扭曲，但来自国内的一群考古工作人员却是连汗水都顾不上擦，全神贯注地投入了现场古墓的挖掘工作之中。

在这群资深的考古专家中，有一位打扮新潮的年轻男子看起来和周围人的气场完全格格不入。他至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款式夸张的D&G墨镜和同系列的棒球帽差不多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那种与生俱来的贵气以及微抿的薄唇所泄露出来的不耐烦，都清楚地表明了这只是一位来凑热闹的富家少爷。

要不是这次父亲的KHS集团联合政府共同出资挖掘楼兰古墓，再加上父亲以取消信用卡作为要挟，身为集团接班人的凌宇少爷他又怎么可能接下这趟苦差事呢？

每天晚上都要挤在狭小的睡袋里，忍受着夜晚的低温，吃的是又干又硬的馕，白天更是要在酷热的天气下赶路……

古人还说什么阳关三叠，他怀疑自己脚上的水泡倒是三叠又三叠了。

“凌少，喝点水吧。这么热的地方水分流失得也快。”一旁的助手Mike眼明手快地递上了自带的法国矿泉水。凌宇无精打采地打开了盖子，刚将瓶口凑到嘴边就听见考古队队长李教授激动地大喊了起来：“你们看，你们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终于有发现了！这么多天的辛苦总算是没白费！大家顿时振奋不已，纷纷拥抱庆祝，有的喜极而泣，有的则虚脱地坐在了沙地上……

凌宇漫不经心地抬起了头，朝着李教授所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呈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具造型异常奇特的棺木！尖尖的两端令这副棺木看起来倒更像是艘小船，而且“船”的四周还牢牢包裹了一层牛皮。之前他也听李教授说过，楼兰人下葬时的习俗就是将牛活杀，然后用刚剥下的牛皮包住棺木。这样的牛皮会随着血水的蒸发而收缩，紧密严实地包裹住棺木，从而保护棺木里的尸体不受侵蚀。

凌宇对这些古墓根本没什么兴趣，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就是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不过作为投资方代表，走上前说几句场面话还是需要的。

考古人员立即着手开启这具棺木，紧绷在棺木上的牛皮被割断时发出了沉闷的声音，听起来颇有几分诡魅之意。当胡杨木盖板被慢慢揭起来时，凌宇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仿佛停滞了几秒钟。

棺木里竟然躺着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女性干尸。

女子的头上戴着一顶充满异域风情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就像是刚刚入睡一般安谧沉静。尽管辨别不出她的年纪，但她的五官极为秀气清雅，鼻梁纤细挺直，唇型薄而精巧，那浓密的睫毛似乎还在随风微微颤动着……看得出她曾经必定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不过，最令大家感到吃惊的是——美人的嘴角微微上挑，竟然若有若无地勾勒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神秘笑容。

凌宇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某个地方似乎被这抹笑容轻轻牵扯了一下，有一种连他也说不清的触动，如潮水的波纹般徐徐扩散开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在此刻屏住了呼吸，生怕发出一丝轻微的声音都会惊扰到这位沉睡中的美人。

“咦？这是什么？”凌宇目光一转，留意到美人的身上还放着一卷羊皮，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李教授正要出言阻止，但他已经碰到了那卷羊皮。就在他的手指和那羊皮接触到的一瞬间，一阵剧烈的刺

痛突然从指尖传了过来！凌宇大惊之下忙缩回了手，再低头看自己的手，并没发现有什么异样，也就没有在意。但随行的罗布泊向导奥克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只扫了一眼就神色大变，干脆利落地说道：

“凌宇，你必须跟我去见我的波瓦(爷爷)！”

“为什么？”他自然是一头雾水，这和奥克的爷爷有什么关系？

“马上去！带着这卷羊皮去，晚了你就没命了。”奥克接下来的话更是令大家吓了一跳。

凌宇先是愣了愣，随即就笑了起来：“奥克，我知道你一向喜欢开玩笑，不过……”

“凌宇，你最好还是听奥克的话。”李教授神色凝重地打断了他的话，“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一切还是谨慎为好。”

将近黄昏时分，凌宇已经跟着奥克到了他的波瓦所居住的地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竟然还有人能够生活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罗布泊。

人类的生存能力总是令神也要为之惊叹。

奥克的波瓦就住在一间简陋的小平房里，老人那枯树般的皮肤险些让凌宇以为看到了一具没有保存好的干尸。奥克对着老人说了几句本地方言，只见老人的面色也微微一变。他示意凌宇将手伸过去，细细查看了一番后也说了几句方言。

“奥克，到底是怎么回事？”凌宇忍不住地发问。

奥克以一种高深莫测的神情静静地注视着他，说：“我果然猜得没错。凌宇，你中了古代西域的蛊术。”

“什么？”凌宇的大脑机能在停顿了几秒后又重新转动起来，他忍不住哈哈大笑，接着说，“你是说我中了蛊？而且还是三千多年前

的蛊？这也太可笑了吧！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这种蛊是将自己的头发和蚰虫磨成粉，然后将粉末撒在下蛊的东西上。只要是第一个接触到那样东西的人，就会中招。”奥克并不理会他的取笑继续正色说道，“你别小看这种蛊，如果不能及时解蛊的话，你体内的血液就会逐渐被黑色的恶血所代替，至于后果我不说你能猜得到。你看，你的食指指甲已经开始发黑了，等到全部指甲都发黑的时候你就会全身腐烂而死。”

“啊！”凌宇的目光刚落在自己的指甲上就发出了一声低呼。

这怎么可能！刚刚还没什么异样的食指指甲竟然真的变成了青黑色！

他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惴惴不安地问道：“奥克，这有解决的办法吗？你的波瓦见多识广，应该知道怎么破解吧？我可不想莫名其妙地死在这种蛊术下。”

奥克又和老人耳语了几句，转过头对他说道：“其实解除蛊术也不是很难。我不是让你带了那卷羊皮吗？只要将那卷羊皮上所记载的文字全部看完，然后烧毁，这个蛊就算是解除了。”

他的话音刚落，凌宇就急忙将那卷罪魁祸首的羊皮展了开来，乍看之下顿时脑后一阵发凉，这羊皮卷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字！

“这叫我怎么看？而且就算是有文字，那也是我看不懂的文字吧？”他有点急了，毕竟这可是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凌少爷只有二十三岁，还有大把大把的似锦前程等着他呢。

奥克似乎并没听见他的问话，而是忽然捏住了凌宇的手，迅速地在他的指尖划了一小刀！

还没等凌宇反应过来，一小股深黑色的血水就从他的指尖涌了出来，正好滴落在羊皮上。几乎是在同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被黑色血水浸染到的地方竟然缓缓地出现了一排排字迹！

“怎么会这样！”凌宇忍不住惊叫起来，他相信此时自己的脸上必定血色皆无。



奥克手脚利索地在他指尖抹了一把土灰，立即就止住了血。接着他又平声静气地说道：“每隔三天，你都要用这个方法排除部分恶血，也只有这些恶血才能显现羊皮卷上的文字。等你的恶血排干净时，这卷羊皮上所记载的东西也能看完了。不过记住，每天恶血所生成的量并不是太多，所以只能循序渐进。明白了吗？”

凌宇点了点头，紧紧地盯着那些浮现出来的文字，使劲儿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地喃喃道：“奇怪了，这怎么会是中文？”

奥克在一旁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说道：“想必你是这卷羊皮，不，或许是这位微笑公主的有缘人。”

“我不明白，下这种蛊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就是为了让人看完这卷羊皮？这也太费周折了吧！而且还是这么恶毒的蛊！”凌宇又怒又惊。

奥克的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略带诡秘的神色，幽幽地说了一句：“命运的安排从来就不会是偶然的。”

凌宇似懂非懂地低下头，重新将目光投在了那一排排俊秀的字迹上。

沙漠上的热风不停地吹着，也吹开了那千年前的古老长卷……夜空里的繁星恍若化做了一道道明亮的光流，像流星般迅速地从身边掠过，仿佛正在穿过遥远的时空、历史的长河，将漫长的岁月都无情地抛在身后……

谜一样的文字，静静地将他带入了两千年前的那个世界……



I



行

刑

从帘子下露出的这张绝色的面容，就像是月光下飞舞的花魂，透着一股妩媚，聚着一股魅惑。犹如天界中的摩柯曼殊悄然绽放，又似佛祖前的优昙婆罗千草一现，迷人眼目又妖娆极致到致命，那种脱俗的美几乎令尘世间的凡人迷醉其中不知醒。



此时正值西域深秋，城中干燥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寒意。傍晚的夕阳斜照在泛黄的胡杨叶上，折射出一片连绵不断的灿烂金色。枝条细柔的怪柳在风中轻轻摆动，姿态婆娑如波斯舞女。穿城而过的孔雀河旁葭苇丛生，碧波荡漾，不时还传来捕鱼人的阵阵欢声笑语。

这是公元前楼兰王国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但对于年仅八岁的那罗来说，这一天却是她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

因为……再过半个时辰，她的爹娘就要依照楼兰国律法被当众施以斩刑了。

此刻的那罗，正赤足狂奔在城西南边那片茂密的胡杨林里，这是她所知道的通往刑场唯一的路。

无法遏制的泪水模糊了眼前的景物，她不在乎。

柔嫩的双脚被尖砺的沙石磨得伤痕累累，她不在乎。

被婶婶用花瓶砸破的额头还在流着血，她不在乎。

饿了两天的身体几乎已经无法支撑起更多的负荷，她不在乎。

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不停地往前跑，就能见到爹娘最后一面了！

两旁的胡杨林飞快地从身旁倒掠，呼呼的风声从耳边呼呼而过。她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就在前方的不远处，她几乎能看到那条通往刑场的太路了！

再跑几十步，只要再跑几十步……

“砰！”或许是她太过着急的关系，刚跑出胡杨林却不偏不倚地撞在了一辆正巧经过的马车上。驾车的马夫猛地勒住了缰绳，立即神

色慌张地转头探向车内。一旁随行的侍卫打扮的男人也急忙下了马，诚惶诚恐地对着车内的人轻声询问了几句。

那罗也顾不得被撞伤的脚踝，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打算再继续跑。

“等一下！你这死小孩，撞了我的马车还想逃？”还没等她迈开脚步，从马车上轻巧地跳下了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只见他头戴红色尖顶毡帽，脚踏鹿皮短靴，面目俊秀非常，一身贵气袭人，看起来就不像寻常人家的孩子。

那罗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和他纠缠，理都没理他掉头就走。谁知就在她转过头的一瞬，脖子上已然挨了重重一鞭，突如其来的疼痛令她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居然敢连我的话都不回？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小男孩手持着马鞭，气势汹汹地瞪大了他那双浅褐色的眼睛，又朝着那个侍卫尖声喊道，“阿索，你马上把这个死小孩给我抓起来！”

阿索应了一声，二话不说就将小小的那罗拎到了男孩的面前。

“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的错！”那罗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我的爹娘就快要死了，我要去见他们最后一面，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所以不要抓我好不好？随便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只要你肯让我走！”

男孩的眼珠滴溜溜一转，说：“这样啊，听起来还真可怜呢。那么你跪下来求我。”

那罗咬了咬嘴唇，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苦苦哀求：“求求你，放我走！让我见我爹娘最后一面！求求你了！”

虽然爹娘教过她，人要活得有骨气，不能随便下跪，但现在形势紧迫，只要能让她见爹娘最后一面，她愿意做任何事情。



男孩得意地眯起了眼睛，哧哧地笑道：“我只是说让你跪下来求我，可没说一定会放你走哦。”

听到这句话，又想到爹娘那里已经要开始行刑，那罗只觉得一股悲伤夹杂着怒气涌上心头。当对方那尖锐的嘲笑声再次传入耳中时，她更加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了，顺手从地上摸了一块石头不由分说地就对准男孩的鼻子狠狠地砸了下去！

她这一下动作极快无比，就连身旁的侍卫都没有反应过来，更别说那个得意洋洋的男孩了。他先是呆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捂着流血的鼻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抽抽噎噎地大喊道：“阿索，给我杀了她！马上杀了她！”

他的话音刚落，那个侍卫手里的长剑已然出鞘，明晃晃的剑尖离那罗的喉咙仅仅只有一寸之遥。

“阿索，住手。”从马车里忽然传出了一个少年的声音。这声音是如此优美动听，恍若春水漫过指尖般柔和，夏风吹拂面颊般舒畅，秋月倒映湖水般秀丽，冬阳洒落心头般温暖。

随着帘子被慢慢掀开，那罗只觉得眼前仿佛呈现出了彩虹般明媚斑斓的夺目色彩。

从帘子下露出的这张绝色面容，就像是月光下飞舞的花魂，透着一种妩媚，凝着一股魅惑。犹如天界中的摩柯曼殊悄然绽放，又似佛祖前的优昙婆罗千年一现，迷人眼目又妖娆极致，那种脱俗的美几乎令尘世间凡人迷醉其中而不知醒。

那罗愣愣地看着那张面容，只觉得自己的呼吸也在瞬间停顿。若不是亲眼所见，她绝对不能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么美丽的人。

“哥哥，为什么不杀了她！她害得我受伤了！”小男孩冲着那少